目　录

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武德励进会
……田一平（1）
记川军“保定系”军阀刘斌
……李铁夫　余中英（12）
军阀罗泽洲的兴亡简述……叶剑鸣（33）
四川旅行社……陈锦帆　骆康宁（50）
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兴建和经营简史
……温少鹤　税西恒　傅友周（63）
我在重庆自来水公司任职的十年
……黄应乾（85）
解放前的重庆轮渡公司……宫商闻（98）
史学家张森楷的著作及其治学精神
……刘放皆（121）
清末考试制度琐记……朱必谦（132）
存古学堂嬗变记……何域凡（155）
泸州川南师范史话……何伯李（168）
德格土司家族的由来及其社会制度简况
……来作中　邓俊康（17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以刘湘为中心的反蒋秘密组织
——武德励进会

田一平

一、武德励进会的产生

一九三四、五年间，红军在川湘、川黔边境和通南巴一带地区对防堵的川军进行了多次战役。刘湘因其所属唐式遵部的十八个步兵旅在宣汉一带被红军粉碎，防区全线瓦解，兼之四川军阀之间各怀鬼胎内部不稳，遂求援于蒋介石。蒋给刘湘以四川善后督办兼省政府主席名义。蒋刘勾结，形式上统一了四川，但他们又各有打算。蒋介石乘机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驻重庆，派兵入川追堵红军；同时，还采取种种措施，借以分化拉拢刘湘的部属，办峨山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在成都办中央军官学校分校，向学员灌输其“攘外必先安内”和一切统一于蒋之下的反动政治思想，把受训军官变成自己的学生；将军统组织渗入川军，以达其掌握川军的目的。省政府中从秘书长到厅、局长，蒋介石都安插了亲信，架空了省主席刘湘。国民党的各级党部，以及ＣＣ、军统势力甚至深入到四川的村、乡政权机构。康泽的别动队伍还分散到全川搞调查搜集情报，制造矛盾，大搞收买拉拢，弄得乡村政权亦不稳定。蒋介石势力无孔不入，使刘湘等四川军阀大有危

机四伏、不可终日之感。他们不愿坐以待毙，想了许多办法对付蒋介石。在政治上提出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的“攘外自然安内”的口号，对蒋介石用国民党中央名义要求维护法统、国体之类的命令，则以“接受原则，商量办法，实行拖延”的十二字方针进行抵制；对蒋介石在川举办的各种训练，诸如县训、财训之类的训练班，刘湘都派人进去。

在蒋、刘之间的各种权利斗争中，刘湘深知军队的重要作用。为使自己的基本力量，不被挖墙脚、分化瓦解，他仿效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组织了“武德学友会”。所有二十一军系统的军官都是会员，每个会员都缴会费，每月发饷时由军部扣下。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每个会员同武德学友会没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虽然是会员交了费，但根本没有到会址去过；有的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个组织。一九三三年底我到重庆，才了解武德学友会有个会址，军官们可以进去参加一些娱乐性质的活动，如打扑克、麻将、闲谈。据我看这个组织只做了两项工作：一是联络情谊，如驻防外地的军官回重庆时就由武德学友会出面请吃饭、交谈等等。二是出版《武德月刊》。这个杂志出版的时间较长，一九三六年以前军事内容较多，如孙武兵法、德国古典军事理论等；政治方面的文章较少，一九三六年以后才逐渐增多。西安事变后，刘湘发表的通电，对时局主张，还有其他将领的政治文章都在该刊上登过。该刊按部队团、营下发，直到一九三八年还在出版发行。

一九三五年，党派人通过一些民主人士，或刘湘部下中头脑比较开明并与刘湘接近的人，向刘建议，献计献策。而刘湘为了有效地抵御蒋介石的加紧渗入，便聘请了许多顾问，在其高级顾问幕僚中，就有来自冯玉祥系统的汪导余、李荫枫、高兴亚、郭

秉毅等替刘湘出谋划策。在顾问们的建议下，刘湘以武德学友会作掩护，组织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它在组织结构、活动上都远较武德学友会严密。西安事变后，刘湘完全公开了学友会、联谊会形式的外围组织武德学友会，而武德励进会作为核心组织对外一直是保密的。

二、武德励进会的组织概况及其演变

军官入会须经过两个会员介绍，介绍人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就象保人一样。介绍上去后，还要经会长刘湘亲自批准，才能算武德励进会的会员。被批准为会员后，还要填写一张誓词表。该表大意是：余誓以至诚拥护会长，忠于团体，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严格保密，努力工作，如有违反，愿受……。愿受以下空着，由填表人自己写甘愿受的惩罚。有的填“愿受枪毙”，有的填“愿受杀头”，有的就赌咒：“愿受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等等。誓词写好后，还有一个宣誓会，要当众宣读按了手印的誓词。重要的将领如团、旅、师长的宣誓，刘湘要亲自出面，如刘湘不在，或中下级军官宣誓时，则由副会长或秘书长监誓。誓词读毕后，会长或监誓人要训话，宣誓仪式完毕，管理组织的人还要讲一堂组织训话，诸如：该会的作用、宗旨、纪律，应做的工作，注意保密，单独联系等事项。

一九三五年，我在刘湘部独立二旅工作，该旅旅长田冠五是我族叔，部队驻防叙永、泸州。田冠五成为武德励进会会员后，要在该旅发展会员，成立小组（有三个会员以上的单位，即可成立一个小组），于是，他就介绍我入会。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我

到成都见着郭秉毅，他邀我驻会工作，经商得我叔同意，我脱离了独立第二旅。我驻会工作后，才知道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武德励进会就已实行改组，会员要重新登记、填表，我也照办。一九三七年这一段，该会的组织系统如下：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 总务科——事务股
- 总务科——文书股
- 组织科——组织股
- 组织科——登记股
- 训练科——训练股
- 训练科——宣传股
- 交通科——情报股
- 交通科——交通股

其人事安排是：

会长刘湘，副会长傅常号真吾。秘书长张龄九，是跟随刘湘多年的军人，曾任刘的机要办公室主任，军阶是少将参军。总务科长秦伯平，是个炮兵独立营长。组织科长罗忠信，当时是个团长，其部负责成都的治安，属成都警备司令部的一支部队。我任组织股长，下有两个办事员，专管入会会员的审核、签报、组织宣誓，进行组织教育和分编小组，了解小组工作情况等。登记股当时没有股长，只有两个办事员，专管会员名册，整编小组，调动人员等。训练科长周极莹，是川康绥署的总务科长，主管宣传、训练、编小册子及会议安排等。训练股长黄孔乡。宣传股长曾某（忘其名），当时是刘的宪兵团长。交通科长杨特澍。是川康绥署学员队队长。情报股长叶菲洛，交通股长李忠义。这些人员的配备，一般都经刘湘审核，认为是忠实而又较有工作能力的。有军职的起码是上尉，如股员、交通员等。没有军职的，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律由川康绥靖公署任职，给以官阶及出入证。如我和叶菲洛两人是文职，分别是少校、中校参议，但我们从不到公署办公，署里的职员亦不知道我们。还有几个人名义上是绥署顾问，实际上是在武德励进会工作。顾问除由冯玉祥介绍来的郭秉毅、李荫枫、汪导余、高兴亚外，还有伍剑禅、陈济光，他们也管会里的事，参加宣誓、讲话，到学员队上课。

另外还有一个特务队，大概有十多个人，主要是为了反击军统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成都的活动而成立的。因为别动队散布各地，调查了解以至一个乡的地形、社会人事、教育文化、风土人情、地方势力、武装、生产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并宣传蒋介石是天生领袖，大搞挑拨离间，横行霸道，对刘湘的威胁很大。

武德励进会开始的会员都是实职营长以上的军官，每个团都成立有小组。后来在学员队、教导队、研究班及王陵基办的保安干部训练班中都发展了一些会员，以至于对蒋介石的县政、财政工作人员训练班也打进去发展了少数会员。刘湘死时，武德励进会员约有八百多名，当时刘湘的所谓“甫系”重要成员都在这里面。该会当时之所以能起作用，也因为这些会员是刘湘的重要骨干、基本力量。

川军出川抗战，武德励进会工作人员就分作两批，一批留川，一批分到川军战区部队去作宣传工作和组织民兵的工作，准备在战区发展武德励进会组织，发起更大的作用。殊不知刘湘出川不久，即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在汉口病死，蒋介石便乘机将川军东调西撤，分化瓦解，取消了第七战区。武德励进会派去的工作人员在前方站不住脚，只好撤回。蒋发表张群任四川省主席，引起川内各方反对，武德励进会反对最力。因会员多系刘湘旧部实力派，加上社会力量，张群主川未成。刘湘死后，武德励进会就

失去了核心，一些师旅级的主要会员开了个紧急会议，公推王陵基代理会长。他以该会的名义，下了一些命令，诸如加强团结，维持地方治安等等。记得还有一条是："没有武德励进会的命令，所有部队不准调动。"以对付蒋介石。果然，在那半年时间内，没有发生师旅长直接投靠蒋介石的情况，表明当时该会还有约束力，大家还遵守命令。

蒋介石一方面将刘湘的几个军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一方面迫于地方势力反对张群主川，就让川军推选王缵绪作四川省主席（其实蒋王早有勾结）。邓锡侯、潘文华分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副主任。当地方政府的人事安排、军队调配搞了一个多月，权利再分配定后，蒋介石继续玩弄分化瓦解川军的伎俩，调王缵绪的部队到湖北宜昌一带，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到江西一带。在出川部队中的武德励进会会员就从此散开了。被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几个军长，不象刘湘那样以励进会名义直接做师、旅、团长的工作，没有抓会务的贴心骨干，对武德励进会的工作敷衍。这样，所有川外部队中的会员就失去联系而涣散了。但川内部队中的会员仍在活动，并酝酿改组。改会长制为委员制后，潘文华任主席，唐式遵、王陵基、王缵绪、彭光汉（师长）、刘树成（独立十七师师长）、周晓岚（独立十八师长）等人为挂名委员。会内组织人员也作了调整：秘书长张龄九，总务科长秦伯平，训练科长黄孔乡，组织科长田一平，交通科长叶菲洛；下面的各股长、股员换了一些。机构缩小了，一些顾问和重要的工作人员也各自走了，号召力也随之减弱。但会内有些日常工作仍照常进行，一般没有发展组织，主要是对小组进行整理。

一九三九年初，潘文华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公署设在阆中，潘则常在成都办公）。这时，蒋介石加深了对川军的分

化，武德励进会的工作更加难以开展。潘文华感到有加强内部团结的必要，于是由我拟出一个新的组织方案，即在会内成立一个小团体武德励进会促进社，而武德励进会表面上仍开展日常工作。促进社的社长是潘文华。促进社的主要成员是与潘较亲近的一些师、旅、团长，最多时有五、六十人。秘书长罗忠信，机要秘书汪导余（汪是川陕鄂边区绥署顾问）。内部工作机构分为两个室：第一室管总务、交通、情报工作，室长秦伯平（炮兵团长）。第二室是原来的组织科、训练科合并为组训室，我任室长。这个机构设在永兴巷潘文华公馆后面一个小独院里，不从大门进出，走后面一个小门。有一个警卫营负责警卫。

一九四〇年三月，成都发生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抢米事件，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余等同志被捕，《时事新刊》被封，记者朱亚凡遭枪决，还有一些进步人士被捕。在此形势下，潘文华下令武德励进会暂时停止工作，并于一两月内将武德励进会在川康绥署挂名的干部送回绥署。拖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四一年，我和罗忠信见无事干就到《华西日报》，他当社长，我任经理，至此，武德励进会暗中结束。促进社也名存实亡。可是，武德学友会的牌子还一直挂着，由文庙后街搬到华兴街，机构、人事都在，还做了一些工作。直到一九四七年该会的牌子才取下。

三、党对刘湘及其武德励进会的工作

刘湘原是反共的刽子手。他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他的清共委员会杀害了我们很多同志。后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日帝侵华，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蒋介石要利用抗

日消灭异己，其势力在四川的渗入对刘湘的统治威胁很大。为抵御蒋介石的压迫，顺应抗日潮流，经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他开始接受了党的一些主张，因而在武德励进会以及以后的促进社的递演过程中，都能有我党的活动，虽然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很多活动是以合法身分公开进行的。

大约从一九三五年或三六年起，刘湘就先后派了代表去延安。我知道的有叶雨苍作为刘湘的代表到延安去见了毛主席，商议双方合作等事项；三七年王干青以刘的川康绥靖公署顾问身分，为联合抗日事宜，两次代表刘湘去延安。后来又派蔡军识往延安（大概在抗日初期），本来打算让他去住一段时间，学习我们党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学点游击战术，回来把武德励进会好好搞一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到西安后转到山西八路军队伍里住了几个月就回来了，没有到延安去。“七·七”事变后，刘湘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讨论抗战问题，当时党中央也派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参加。刘回来后对幕僚们说：这次去南京，会见了全国英雄豪杰，但同我谈话最投机的，最有内容的是朱玉阶。他对朱德同志的印象极好。还有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有一天，郭秉毅拿了一封毛主席亲自写给刘湘的信给我看。信中说，延安想办一个图书馆，缺乏图书资料，希望刘湘能予帮助。经刘湘亲信财政厅长、川康绥靖公署经理处长等（郭秉毅也在场）具体议定送一万元（当时是很管用的）。意见上达刘湘后，他说：一万元未免太小气了，我们要同人家合作嘛，既然合作就得出点力。立即批了“帮助五万元”。

刘湘为对付蒋介石而聘请的许多顾问中，如前面提到的被称为“四将”的高兴亚、郭秉毅（党员）、汪导余、李荫枫都是党通过冯玉祥介绍给他的。他们直接为刘湘出谋划策，宣传党的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张，策动川军抗战，对刘湘及其武德励进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刘湘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曾慷慨陈词发表抗日主张，出席会议的将领都为之鼓掌。国防会议后，刘湘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出川的先头部队也是他的。川军出川十四个师，邓锡侯、刘文辉、杨森、李其相的部队也出去了。武德励进会的工作人员也分了一批随军出川。

以前武德励进会的秘书长是张黔九，后来有几个旅长又联名推荐请刘湘任命郭秉毅为副秘书长，并规定重要事情由正、副秘书长联名签署，实际上由郭秉毅主要负责，好些工作的开展，都是靠他推动、组织。而郭的许多建议都是党的领导人张曙时指示的。刘湘死后，郭秉毅、李荫枫被王陵基聘为第三十集团军顾问到了江西，汪导余到万县训练部队，被潘文华聘为顾问。

一九三七年，党派罗世文为我党代表来成都，住在蔡军识家里。罗经常到郭秉毅家里去，刘湘指定郭秉毅、高兴亚、张斯可三人同罗世文联系。刘湘还聘罗世文为顾问，并在学员队任政治教官。不久，罗世文专门从事党的工作，中央改派李一氓为代表，与刘湘联系；刘湘死后，李一氓奉调返延安。潘文华任武德励进会主席后，党与他们仍保持联系。我知道罗世文常到潘的副官长夏奇峰家，通过夏和潘文华联系。

一九三八年二月，代表上级党组织与我单线联系的张曙时同志要我在武德励进会中发展党员。我就在我任科长的组织科里先后发展了明昭、黄子万，并经上级决定由我们三人组成武德励进会内的党支部，我作支部书记。以后又发展了王侠夫。对这个支部，最初张曙时同志亲自领导，后因发展的人多了，张曙时同志就派周俊烈同志来领导支部。张曙时同志另外组织了一个支部，叫我兼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成员，有叶雨苍、王伯杰、李守

白，还有一个，已忘其名。我们武德励进会党支部，继周俊烈之后，由刘连波同志来领导。这个支部在一九三八、三九年间以直接或间接方式继续发展党员。

我们通过各种机会采取不同方式，利用矛盾，宣传抗日形势和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如在刘湘以川康绥署名义办的各种训练班中，武德励进会的顾问、科长等都去讲课、讲话，和学员接近交谈，广交朋友，谈时事，谈抗日，讲民主。罗世文同志任顾问时，也到学员队去任教官，讲军队政治工作。教导队是刘湘的基本力量，它分三个营：第一营是下级军官，主要是实职连长，编为四个连，一般学习一年，毕业后仍回原部队；第二营主要是认为能力强、较好的军士（班长），准备提为基层干部；第三营是新招的学生，大多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准备用以换下行伍出身没啥文化的基层干部；这个营是刘湘着重培养的，吸收的武德励进会员也特别多，同时也是我们培养、发展党员的主要阵地。后来刘湘、潘文华部队中很多连、营长，甚至团长都曾是这个营的学员。再就是把从蒋介石办的峨山军官训练团受训回来的军官集中起来办的军官研究班。学员中有营、团、旅、师长等，共办了三期。刘湘办这个班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被挖墙脚，巩固自己的队伍，针对峨山训练“消毒”。所以该班名义上有军事课，但主要是精神讲话，而且由刘湘主讲，一周至少一次；还请几个顾问去上课，如郭秉毅讲“现阶段的政治问题”，李荫枫讲国际形势，汪导余讲有关社会发展史方面的问题。顾问们利用刘湘的讲台，利用刘、蒋之间的矛盾，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方针政策，针对蒋介石不抗日、独裁，讲要抗日、要民主，讲“攘外自然安内”的道理，讲古今中外都归结到这个中心思想。在和武德励进会员个别谈话中也讲这些内容。当然，很注意策

略、时机、方法和语言的巧妙。同时，还在该班中做了许多调查研究，了解学员的历史、思想、政治态度，先后分三批吸收了一些人为武德励进会员。

我们利用武德励进会做刘湘及其部属的统战工作，曾受到当时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一九四三年春节后，经罗髯渔介绍，去红岩村，我向周副主席主要就武德励进会、四川各部军队和华西日报、晚报的情况（当时我兼任两报的经理、总经理）作了一整天的汇报。周副主席听了汇报后指示：武德励进会虽然停止活动了，但在四川军队中，尤其是在潘文华的部队中，还很有影响，你们要充分利用它开展工作。要用爱国主义去启发、激励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坚持抗战立场，尽力做好川康大团结的工作。

一九四四年秋，我到潘文华的侍从室工作（任上校参谋），每天去的第一件事，是看那里的七、八份报纸，着重选择一些有关民主运动的消息报导，剪贴在一个大本子上，送潘文华看，并经常向潘报告一些左翼方面的活动情况。

当时潘文华部的一些高级将领，每周星期二、五下午，以在钟体乾家里吃饭的形式聚会，名为“二·五会议”，每次潘文华都亲自参加。通过这种聚会，商讨甫系和川康的团结问题，分析研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也决定一些重要问题。譬如决定罗忠信、潘清洲、甘绩丕、彭光汉，李叔尧、周从化和我参加民盟，并拨三十万给民盟作为活动经费的问题（解放后我才知道张澜早已吸收潘为秘密盟员），商议赞同由邓锡侯推荐的陈离作为成都市长候选人的问题，以及调解内部矛盾等等。后因张群盘问，又改为转转会的形式活动，直至解放。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记川军“保定系”军阀刘斌

李铁夫 余中英

解放前，四川军阀的派系中，有个以“邓、田、刘”为首的“保定系”；但早期的“邓、田、刘”则是邓锡侯、田颂尧、刘斌，而后期的“邓、田、刘”是邓锡侯、田颂尧和刘文辉了。刘斌崭露头角较刘文辉早，但为时不久即下台，他在保定系的地位为刘文辉所取代。

刘斌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如何起家，如何失败，在四川军阀史中是值得一述的。我们过去在刘斌的部队中任职有年，同刘斌一起走过一段历史道路，身经目击之事尚可忆及，爰为记其概略，借供史家参考。

一、初隶熊克武部，在内战中起家

刘斌又名刘眷蕃，号季昭，四川资中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川军第五师（师长熊克武）十七团中校团附及十七团团长。一九一八年，熊克武任四川督军时，先后改编川军为八个师，一师师长但懋辛，二师刘湘，三师向传义，四师刘成勋，五师吕超，六师石青阳，七师颜德基，八师陈洪范。刘斌这时是第三师所属的第六旅旅长。他统辖两个团，十一团团长郭

景汾，十二团团长何光烈。李铁夫是时任郭团的第二营营附。

一九一八年八月，唐继尧以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名义在重庆召开五省联军会议，借口准备北伐，要把四川兵工厂划归他的联军总部管辖，作北伐军弹械补充之用，又要将四川的厘卡商税（包括盐税）收入作为北伐军的军饷，逼着参加会议的四川督军熊克武同意签字。熊感到唐继尧的企图是以北伐为名，实欲加强控制四川，因而拒绝签字。唐、熊之间由此发生深刻矛盾。其后，唐继尧便加紧分化川军，指使吕超等人倒熊，而熊则号召川军驱逐川黔军出川，到一九二〇年便爆发了川滇军的混战。向传义的川军第三师在这场混战中被分解了，他所属的邓锡侯、刘斌两个旅长，却在这场混战中长大了。

但刘斌的发迹，是经过一段分合变化的过程的。当卢师谛、颜德基、吕超等暗受唐继尧的策动，酝酿倒熊时，熊为了避免四川内战，表示自愿下台，向广东军政府推荐吕超代替自己，并与但懋辛一起到德阳与吕会见，当面表达这个意思。吕认为自己代熊已无问题，三师的向传义以及旅团营长的多数，同自己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便想以“保定系”这个关系拉拢他们拥戴自己。于是，吕超亲到中江县属的新隆场，召集这个师的军官会议，征询同学们对自己接替熊职的意见。会议中，向传义、刘斌等虽觉得拥吕任川军首脑，面可提高保定同学的声势和地位，但因熊是旧主官，不愿公然背离，态度模棱两可；而刘斌部下的团长何光烈（保定生）则表示坚决拥熊，竟对在会议上力主拥吕的张治中（保定生，吕超第五师的少校参谋）倘以马鞭，遂致会议通宵终无结果而散。后来，川黔滇军战事爆发，熊克武退出成都，何光烈因为坚决拥熊，由熊委为第五师师长。何在中江就职时，刘斌适在该处，几乎被何捕杀，幸只身脱逃，奔回广汉，所

掌握的部队仅有一个郭景汾团。向传义的第三师部队，在拥熊拥吕的分歧中各奔前程，至此便全部瓦解。

是时，进驻成都自称川军总司令的吕超，又成为不满他的川军和拥熊军攻击的对象。早在一九一八年内战中失败，退驻陕西南郑的四川流亡督军刘存厚，这时便乘机率部回川，自称靖川军总司令，加入驱逐吕超和滇军的四川联军。他的部队经过川北，毫无阻碍地到达成都附近。刘存厚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把彷徨无依的刘斌委为靖川军的第五路总指挥。刘斌原抱“有奶便是娘”、谁给的官大就跟谁走的宗旨，立即接受了这个名义。于是，只有一团人的旅长刘斌，竟然当上了同于师长级的总指挥。

刘斌为了将队伍拼凑成师，不惜采用招安哥老匪队的办法来扩大部队。他把灌县大袍哥申启藩、新都土匪胡厨子、双流哥老头子彭石均等都——收纳，委以名义，叫他们招集人枪编制成军。同时又收编了第一师但懋辛部的一个工兵营（营长王云，未随熊、但，退阆中），由此组成了一个师的架子。当时的编制如下：总指挥刘斌，辖三个纵队司令及两个独立营。第一纵队（同旅）司令郭景汾（原十一团团长），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同团）长林云根（原十一团一营营长）；第二支队长夏首勋（原十一团三营营长）；第三支队长王纲（原十一团二营营长，李铁夫已改任一支队参谋长）；第四支队长谢家驹（原十一团中校团附）。

第二纵队司令王云（原但懋辛第一师的工兵营）。独立纵队司令申启藩（招安队伍）。直属总指挥部的两个独立营，营长胡厨子（忘其名）、彭石均。

这支队伍由于是七拼八凑而来，在那时军阀互相勾拉队伍的情况下，内部是动摇不定的。后来，夏首勋支队的秦汉三营就被

何光烈收买，在简阳叛刘，把队伍拖到顺庆投何光烈，素当了团长。第二纵队司令王云，因与外部暗中勾结，企图脱离，被刘斌发觉。刘拟乘王在灌县与他见面时加以扣留，王得知消息后只身逃走，刘遂免去王的职务，改编了他的队伍。此后，刘对部属就更加严防，凡实际带兵人员，如非十分可靠，或有特别关系的，都加以清洗。他对部队的控制于是渐趋巩固，这支队伍便成为他在四川军阀内战中活动的资本。

二、“保定系”的形成、被攻和败退

刘斌任靖川军第五路总指挥后，受刘存厚节制，驻在崇宁、郫县、灌县三县，自委官吏，自征粮税，开始建立了一个割据的小局面。在驱逐滇、吕军的战役中，他曾亲率其第一纵队的二、三、四支队在成都和简阳地区参加战斗，战事结束后，于一九二一年春仍回驻灌县。在驱走滇军之后，四川军队逐渐形成几个派系：

1.武备系。如刘成勋、陈洪范两师长，是前清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的，在当时四川军界中资格最老。

2.速成系。如刘湘、杨森（第九师师长）两人，是前清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其资历稍后于武备生。

3.东斌系。如但懋辛、余际唐（江防军司令等），都是日本东斌学堂毕业的，因他们原是熊克武任第五师师长时的部属，始终为熊掌握，所以又称“熊系”或“一军系”。

4.保定系。除刘斌外，还有靖川军第四路总指挥邓锡侯和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他们三人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

这时都据有师长级别的职位，名义上虽是刘存厚的部下，却已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集团，是一股新起的力量，与前三系有并驾齐驱之势。

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在一九二〇年以前，虽然已有吕超、向传义两人当上了师长，但他们尚隶属熊克武的部下，没有自创一个局面；吕超任川军总司令不久就垮了，也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保定派系。到邓、田、刘各拥一师兵力，各据一块地盘以后，一个独立的保定系才开始形成。以后，保定系在四川的内战中逐渐长大，分别掌管川康的军政权力，直到解放才最后消灭。

驱逐滇、吕军的战争结束后，一九二一年二月，熊克武、赖心辉、杨森诸部联合起来，密谋消灭靖川军各部，其实就是要消灭新起的保定系。战事即将爆发，刘存厚鉴于形势于己不利，本人表示退让，带了少数卫队，取道茂县出川，仍回陕南。他以为自己一走，就可缓和形势，使靖川军的队伍不受攻击，保存自己在四川的实力，作将来待机而起的基础。殊熊、赖等部并不放手，刘离川后，即以保定系的邓、田、刘为目标，从成都出兵分向驻新都、新繁、郫县的邓锡侯、田颂尧、刘斌三部袭击。三部被迫共同抵抗中，刘斌放弃灌县、郫县、崇宁的地盘，集中全部兵力，移转到广汉与邓田两部会合。邓锡侯的队伍比较充实，本人又素称善战，就自然成为三部的联合指挥者。三部跨在北大道上，面向成都，且战且走，在大半个月的时间内，经过新都、广汉、绵阳等处的激烈战斗，把来攻的但懋辛、刘成勋、杨森、赖心辉等部的势头打下去后，逐渐向川北地区的阆中、巴中一带退却。刘斌、田颂尧两部退到巴中，邓锡侯部殿后，退到阆中。他们退出川西地区以后，熊、赖各军便各自占得了刘、邓、田遗下来的地盘，因不愿再受作战的损伤，就停止了追击。这场武备、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